

## 環境美學：東方與西方的對話

[美] 荷姆斯·羅斯頓 III\* (著)

[中] 齊君\*\* (譯)

### 摘要

本文是西方視角下對中國環境問題及環境美學提出的系列質疑與建議。首先從「藝術與自然」，「城市、鄉村與荒野」，「人居環境的地方性」，「景觀之醜」四大方面拋出四個問題：中國的景觀是否是藝術的作品？中國人是否是三維人？中國是否不同於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中國景觀中的醜之何在？運用西方環境美學思想與孔孟等中國哲學中的環境觀進行碰撞，對以上問題展開探討。最後就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環境政策的關係維度對美麗中國的建設發表觀點。

關鍵詞：環境問題、景觀、人與自然、哲學

---

\*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哲學系教授。  
E-mail: rolston@lamar.colostate.edu

\*\* 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博士生。  
E-mail: qi.jun27@outlook.com

##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ast-West Dialogue

Holmes Rolston, III<sup>\*</sup>  
translated by Jun Qi<sup>\*\*</sup>

###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d questions and suggestions about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aesthetics in a western perspective. Aiming at 4 aspects, “art and nature”, “urban, rural, wild”, “residence in place”, “ugly”, the author posed 4 questions – Chinese landscape as a work of art? Are the Chinese three dimensional persons? Is China like no place else on earth? What on Chinese landscape is ugly?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se questions by comparing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such as Confucius and Mencius. At last, the author offered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eautiful China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ecoaesthetics, environmental policy.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roblem, landscape, human and nature, philosophy

---

<sup>\*</sup>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E-mail: rolston@lamar.colostate.edu

<sup>\*\*</sup> Doctoral Graduate,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E-mail: qi.jun27@outlook.com

## 環境美學：東方與西方的對話

[美] 荷姆斯·羅斯頓 III (著)

[中] 齊君 (譯)

### 一、藝術與自然：中國的景觀是否是藝術的作品？

西方語境下環境美學反映了對自然的訴求，與建築環境區別開來。大峽谷國家公園、大提頓國家公園、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都具有一種與鳳凰城、聖路易斯或洛杉磯所不同的美的品質。我們常將環境審美與藝術審美區分開來，然而，中國的景觀卻很可能是藝術的作品。自然與人文通過一種創造性的動力模式交融一體，不同的元素間相互支撐、相互增強，造就了一個更美麗的中國。在儒家的世界觀下，人具有改造自然以增強其包容性的義務。因此，藝術與自然並非不同的種類，而是表現出一種關係，即人通過行為改造一個不斷發展的自然景觀。中國的環境美學實質上是在欣賞人化的自然之美。

當前西方國家的普遍擔憂是，工業革命及現代科技已然將人類帶入了一個新時代，一個人類紀 (Anthropocene) 的未來，景觀將受到人類的主宰。也許你會說，中國歷經了數千年的人類紀。當我居住在科羅拉多州時，一些年長者常回憶他們的父輩或祖輩曾是這片

荒野中的第一批居民。自有歷史記載以來，中華民族始終在建構著自己的景觀，而景觀也成為了人與其周圍的自然系統相互動產生的結果。中國人在將景觀看作是一個自然過程的同時又將其看作是藝術的作品。或許這種觀念將成為西方人未來的自然觀，但就中國而言，這種觀念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

## 二、城市、鄉村、荒野：中國人是否是三維人？

人類需要經歷城市、鄉村、荒野所帶來的體驗，我將其稱之為三維人概念。這個概念可被視為一個橢圓，自然與城市分別是該橢圓的兩個焦點。橢圓中某些區域的屬性以自然為主，某些區域的屬性則以文化為主，而更多的區域則是以荒野及城市（自然與文化）的混合元素構成。人類活動可以比喻為在三維人橢圓中一系列不斷向外擴張的同心圓，從自身走向社會群體，從鄉村拓展到整個國家，自然則被包括在最外層的同心圓中。這種擴張模式與中國的儒家有幾分相似，從小家，到國家，再到世界。一些研究發現，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專家，他們對景觀類型的偏好並沒有太大不同。<sup>1</sup>

一些地方以城市景觀為主，如倫敦、紐約，棲居者幾乎沒有太多鄉村或荒野的體驗。一些地方則以鄉村景觀為主，如堪薩斯州、內布拉斯加州，棲居者能夠全面體驗到城市、鄉村、荒野三個維度的景觀。我居住在科羅拉多州的時候就是如此。當我從居住地駕車前往一個更大的城市——丹佛時，我會穿過一片鄉村區域。或者我

---

<sup>1</sup> Kong-jian Yu, 1995, "Cultural Variations in Landscape Preference: Comparisons among Chinese Sub-groups and Western Design Expert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32: 107-126.

可以選擇另一條路，穿過洛基山國家公園，欣賞沿途的荒野景觀。即使是居住在丹佛的兩百餘萬市民，也可以通過西邊埃文斯山脈、南邊派克山脈、北邊龍山山脈高聳的天際線體驗到這種荒野景觀。在丹佛，摩天大樓難以像它們在紐約或費城那樣在景觀上發揮主導作用。退一步來看，在西邊山脈天際線的映襯下，高樓大廈根本是微不足道的。

中國的情況又如何？無疑，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也具有城市、鄉村、荒野三種類型的景觀。近年來，中國人口大量從鄉村遷居到城市，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人越來越難同時體驗到這三種類型的景觀了呢？

但也許你會提出抗議，如果中國人已經擁有了鄉村的自然景觀，那他們是否還有必要追求荒野的自然景觀。雖然我們不能在荒野中生活，但荒野的自然是人類存在的根本。在荒野中，我們能體驗到生命在時間級與數量級上共同產生的奇蹟。生物圈的核心構成——森林與天空，陽光與雨露，河流與土壤，綿延的山川，往復的四季，動物與植物，水文循環，光合作用，土壤肥力，食物鏈，遺傳基因，物種的形成與再生，繼承與復原，從生到死再到新生——都在人類文明之前就已經存在。森林的系統的結構與動力並非出自人的意願；一片屬於荒野的森林是一種完全異化於文明的存在，它是永恆的自然規律支撐著萬物生息的一種存在或象徵。這樣的體驗對我們而言是有利的，在科羅拉多州時我能經常的沉浸在這種體驗當中。如果中國人有意願成為這樣的三維人，那麼，中國人比美國人更迫切地需要這樣的荒野體驗，因為這種體驗是當前中國所最缺乏的。

自然是無處不在的，它同樣存在於農業與城市景觀中。所以在

西方，當我們需要更準確的描述非農業及非城市的自然時，我們會使用「自發性荒野自然」(spontaneously wild nature) 一詞。道家曾談論什麼是「道法自然」，這與「荒野」，或者至少與「自主的自然」產生了相近的意思。我們說人需要「順其自然」，就好像順流游泳，不與水流對抗。正如道家「無為」的概念，順應事物自身的發展規律來達到人的目的。一方面我們會說「行動順應自然」(act naturally)，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會困惑如何去實現，甚至懷疑這是否是一個好的態度。因此，是否採取這種態度需要看具體情況而定。那麼，中國是否也在追尋這種「行動順應自然」的態度？

不同的國家對城市、鄉村、荒野的重視程度不同。任何一種景觀，甚至包括荒野在內，都能被植入文化意義，正如荒野景觀的野性在美國人心中就具有文化意義。也許你會回答道在中國，農業景觀是國家的焦點，在鄉村，藝術與自然相互交織。<sup>2</sup>一種工作的景觀在中國占據了主導地位。中國在很長一段歷史上都鼓勵人在鄉村生活，支持農業技術的發展。如水稻種植中的水利供應與控制，管理者是否真的能讓河水順其自然流入稻田？幾十個世紀以來，諸多帝國的統治機構都曾積極地投入到景觀的管理工作中，正如運河及防洪設施的建設。當與人的意願相違背時，自然就需要被克服或者征服。這即海德格爾將自然視為儲備的思考。自然需要被馴服。

儒家認為，人與自然應屬一種天人合一的和諧狀態。以和諧克服不和諧的觀念正如西方語境下以正確克服錯誤一樣。儒家主張和而不同，採納接受不同的、多樣的元素，像譜曲及烹飪一樣將不同

---

<sup>2</sup> Wang-heng Chen; Su Feng, trans., 2015,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New York: Routledge), edited by Gerald Cipriani.

的音符、味道調合至一種和諧的狀態。這種和諧在現實生活中承擔了不同的角色。農民通過對季節的觀察掌握了自然的節奏，產生了二十四節氣，這就是我們如今所謂的生態系統服務。

也許你會說，中國人通過田園生活的鄉野視角，以審美及現實的眼光去欣賞他們的農業景觀。西方人是否會對稻田景觀做出美學上的回應？在美國南部及加州墨西哥灣沿岸也有稻田生長，但我們不會在洛基山以西種植稻穀，那麼對稻田的欣賞而言，中國的審美方式中是否存在一些美國所不具備的？我們確實也擁有大片的麥田或玉米地，也能從碩果累累的田地中發現它的美。有趣的是，採取等高耕作（即沿等高線方向開溝播種）以避免土壤流失的方法增進了我們對景觀的審美趣味。流動的曲線是人工的產物，但卻鞏固土地的自然弧度。

我們也建設過一些巨大的水壩改變了我們的景觀，而如今這些水壩的蓄水庫基本不能蓄滿，因此我們認為這些水壩對我們的景觀造成了破壞。但從另一個視角來解釋，水是生命之源，建立水壩保護、管理水資源以確保人類的發展，這與任由河流自然流淌同樣都是出於對生命的尊重。農業景觀的美學品質被放大了，因為它展示了人在自然環境中工作的場景，自然被人為的秩序化後才能有利於人類的發展。當前，中國與美國都面臨著高度工業化的農業耕作問題，開始探尋現代農業對傳統家庭農場、農業景觀審美所造成的影響。當人類從事農業活動的景象變成一種不可持續的現象時，農業景觀還是否具有令人愉悅的美學價值？而有機農業的方式是否就意味著這種令人愉悅的美學價值？

人在具有城市的體驗後才能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人，但我們期望的城市體驗也常伴有自然的元素。我常被指責忽視了城市環境

的倫理關係。中國的城市是否與自然保持著更好的合作關係？在美國我們常被告知城市所進行的一些綠色設計，建築大廳內栽植植物，沿街種植行道樹，開放空間的佈置，給予城市居民的工作及生活帶來更舒適的環境。

你是否能在你的城市找到公園及開放空間？你是否能切身感受到腳下的土地與頭頂的藍天，而不只是鋼筋混凝土與摩天大樓？你是否能欣賞到鮮花在初春絢爛的色彩，如日本人能欣賞到盛放的櫻花、美國人在華盛頓感受到盎然的春意一樣？你的城市是否有綠色空間？這些空間是否是安全的？政府會在城市規劃中設置用於公眾活動的大型廣場，這些廣場是否是生態的設計？城市規劃者是否會考慮如何激發市民的環境保護意識，如沿城市河流建立走道及綠色空間？

武漢位於長江與漢江的交匯處，陳望衡教授讚揚了武漢長江大橋與建築及城市背景相互契合，「這座橋是武漢城市景觀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元素，它將城市不同特徵的元素統一為一個氣勢恢宏的整體，一端是蛇山及黃鶴樓，另一端是漢陽龜山電視塔」(Chen, 2015)。中國的河水常發生洪澇，河水周邊區域不適宜建築工程，這將成為在城市中留住自然景觀的一個絕好的機遇。

有時，各城市之間相互融合以突出環境的自然特徵。部分城市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時時刻刻都浮現在你眼前，如鹽湖城、西雅圖、舊金山、愛丁堡、威尼斯、開普敦，但亞特蘭大、聖路易斯、倫敦卻並非如此。巴黎城內有一條河流，也因此成為自然特徵突出的城市，巴黎人依此優勢建立了大量的城市公園。三月，總統夫人米歇爾·奧巴馬 (Michelle LaVaughn Robinson Obama) 參觀了群山環繞的京都，被京都的寺廟及園林深深吸引。新加坡以「園



林城市」而自豪。而中國園林悠久的歷史更是人類藝術與自然融糅一體的最好例證。我們是否可以將園林看作是中國環境美學的一個主要表現？當代的中國是否擁有真正意義的園林城市 (Chen, 2015)？

### 三、人居環境的地方性：中國是否不同於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

景觀之美給予了棲居者一種歸屬感，一種家園感。對地方感的渴求是人世代對生活環境的一種追求，這種情感被稱為「戀地情結」(topophilia)。<sup>3</sup> 所有人都需要一個「國家感」，社會團體生活的環境是可持續的，人與人之間是相互關懷的。英國人熱愛他們的鄉村，美國人唱「美國之美」歌頌國家。美國人喜愛謝南多厄瓦利、切薩皮克灣、科德角、大湖區、俄亥俄河流、塞拉斯、阿迪朗達克山、西南荒漠、西北太平洋、洛基山。俄克拉荷馬州人唱道：「我們知道自己屬於這片土地，這片土地也是如此宏偉！」<sup>4</sup> 蒙大拿州以其山脈的名稱命名，並聲稱擁有最廣袤的天空。西弗吉尼亞州則擁有「群山之母」的美譽。懷俄明州以其開闊的平原、矗立的山峰及獨特的牛仔文化聲稱「不同於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中國人在自然之中也具有一種強烈的家園感，「家園感是環境特徵的最高等級」(Chen, 2015)。中國的景觀是否也不同與世界上的任何一個

---

<sup>3</sup> Yi-fu Tuan,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 (Engel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sup>4</sup> 理查德·羅杰斯與奧斯卡·漢默斯坦，歌曲〈俄克拉荷馬州〉。〔譯按：此註腳為作者自註，原文為“Richard Rodgers and Oscar Hammerstein, *Oklahoma!*”〕

地方？

難道我們對一個地方的管理不應該將這個地方在人類干預之前的情況考慮在內嗎？出於倫理考慮，地方感的建立是有必要的，但同時人也需要一種環境能夠適合居住的感覺。在西方，我們常常呼籲：拯救自然！但中國，比起拯救自然，你們更強調如何棲居於一種馴化的自然，使人與自然實現和諧統一（天人合一）。用儒家思想來概括，<sup>5</sup> 就是孔子說的「智者樂山，仁者樂水」。<sup>6</sup> 用道家思想來概括，則是以風水擇居，調和陰陽。這將有助於實現陳望衡「將工程做成景觀」的願景 (Chen, 2015)。

中國人至少在理念上堅持將自然納入景觀的範疇，但同時又偏向於「人化的自然」(humanized nature)。「人化的自然改變了環境及其外在的審美表現，因此是文明的一個特徵。如今，自然世界的方方面面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人類世界發生聯繫。地球被『人化』，成為人類的一個對象……環境之美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人類活動的進行」(Chen, 2015)。

在西方，我一直在問：「人類是自然以外的存在，還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會去問這個問題。杜維明說：

中國人……堅持認為個體是自明的真理……因此，個體經歷的審美趣味不再是個人的感覺，而是「內在情感與外在景象的合一」。……我們不會將自己從自然中分離開來，不會以這種不

---

<sup>5</sup> Xin-zhong Yao, 2014, "An Eco-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Tianren Heyl,"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9:570-585. Wang-heng Chen; Su Feng, trans., 2015,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up>6</sup> Confucius; James Legge, trans., 1971, *Confucius: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 The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NY: Dover Publications).

感興趣的思維模式去研究它。我們的方法是懸置自身的感官體驗及概念工具，以此使自然在感覺中具象化，賦予自然一種可以擁抱自身的親和力。<sup>7</sup>

如果是這樣，那麼你們擁有了某種西方不具有的文化因素促成了你們的世界觀。人類非獨立於自然的存在，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的觀念並非從屬於兩種不同的本體論的範疇。

中國人所回憶的悠久的國家歷史是一部關於人的歷史。古代中國對環境的記載中並沒有對無人涉足的景觀進行歌頌。人在中國的景觀之中始終扮演著參與者的角色，也許在擁有悠久的人類發展史的地方，如非洲、歐洲等都是如此。這種人與景觀的相互統一對於美國，特別是我所居住的美國西部而言卻很難實現。也許只有當我居住到肯塔基州我祖父及父親曾居住過的種植場時，這種審美體驗才能實現。

儒家的世界觀被認為是天人學 (anthropocosmic)，人構成了連接天地萬物的鎖鏈，世界在一個人特定的意識及道德觀中具現。<sup>8</sup>人能感覺到「氣」的存在，而「氣」則是構成及推動世界的核心力量。

這種天人學對西方人而言卻很難理解。我們的確認為自然無處不在，將它視為我們的國土、家園，但我們同時也面對著億萬的非人類的自然。我喜愛大峽谷，我曾穿越谷底深處的科羅拉多河。這樣的環境給人帶來的感受更多是自然與人是異化的，而不是與自然

---

<sup>7</sup> Wei-ming Tu, 1998,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Chinese Visions of Nature," in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edited by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p>8</sup> Wei-ming Tu, 2010, "An 'Anthropocosmic' Perspective on Creativity,"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7305-7311.

融為一體的。與人親近的自然往往是長期被人類占據的自然。科羅拉多大峽谷即是一種將人排除在外的自然的存在。我經常到懷俄明州的黃石國家公園，運氣好時可以看到狼群正在獵殺麋鹿。我讚嘆這種自然的生命循環，但我並不想參與到這場掠食活動中，無論作為捕食者還是獵物。

中國人、歐洲人認為自己居住在一個「舊世界」，於是到訪美國希望親眼看看所謂的「新世界」。而住在洛基山的美國人則對美國被視為「新世界」的看法不可苟同，他們慶祝自己生活在最原始的「舊世界」，即使他們的住區是在現代開發的。原始自然及史前文化都在這兒的景觀中留下足跡。確實，中國擁有「舊世界」的歷史與景觀，但如果你想目睹真正意義上的「舊世界」，來美國吧，我將帶你參觀大峽谷的谷底深處。

當我們將生命的進化知識教授給在孩子們時常採用這樣的比喻，假如地球上生命的發展史只有 24 小時，那麼人類的歷史則僅僅占據了幾秒鐘。生命在地球上已經存在了 35 億年，而人類的出現大約只在 20 萬年前。美國使我們體驗了人類仍未廣泛涉足的這個幾近永恆的自然。如此看來，從一個科學的視角出發，我們對天人學所形容的人的世界並不具有很深的體會，因為宇宙的絕大部分都是人類所不曾涉及的。

而同時，我們也有「人擇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 的存在。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們發現，天文學與原子論間戲劇性的相互關係正引導著宇宙向有利於人類的方向發展。天文現象，如星系、恆星、行星的形成都與微觀物理學現象緊密相關。而那些復雜的中觀尺度的問題都取決於天文尺度及微觀物理學尺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曾因宇宙的發現而迷失了方向的人類

現在又再度回到了中心的地位。在這種大膽的設想中，人類成為了宇宙中最複雜的已知生物，是唯一一個能夠瞭解地球上生命歷史的物種。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感受天地之「氣」，也許在此，東西方之間能夠相互借鑒。

#### 四、醜？中國景觀中的醜之何在？

你會對中國的何種景觀做出負面的評價？這個問題可以一分為二。作為自發性的自然景觀的醜陋何在？作為藝術作品的景觀的醜何在？儒家的理想是和諧，而在中國的景觀中，什麼是不和諧？

##### （一）自然景觀的醜

中國被賦予了肥沃的土壤、豐富的水資源以及像長江與黃河那般壯觀的河流，但河流卻常常困擾著人們的生活。據歷史記載，這些河流曾上千次地化身洪水猛獸摧毀了數百個村莊，吞噬了上百萬的生命。黃河吞噬的生命數量超過了地球上的任何一條河流。人們付諸了數千年的努力來治理這些河流。對中國而言，這些河流是否具有美學的品質？據報導，中國的鄉村居民並不喜愛如此湍急、迷霧籠罩的河流景觀。相反，具有豐富教育背景的中國人則發現這樣的景觀擴充了他們的審美經歷，彌補了對景觀的神秘感的體驗 (Yu, 1995)。

美國常指定、評選出一些「自然風景河流」。而對於中國的河流而言，是否其野性程度越低（如建立堤壩管理河流），審美價值越高？三峽大壩的建設是否造成了景觀美學品質的下降？或者它造成了審美感知的變化，由河流之美轉變為湖泊之美？美國平原上的

湖泊都是人工水庫，而山地湖泊則都是自然的冰川湖。大型水庫確實為很多水禽提供了棲息地，但也因此失去了河流上游的峽谷。在這場替換中你是否找到了審美上的實質收獲？

孟子說：

……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餘」。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sup>9</sup>

此類猛獸的存在確實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帶來困擾。在美國，我們曾驅逐過當地的山獅、熊、狼等野生動物，但現在我們卻想要恢復到當初的情況。非洲人的生活環境中常有大象與犀牛，印度人也嘗試著與當地的老虎和諧相處。中國人熱愛自己的居住景觀，那這樣的洪水及猛獸是否就意味著醜？

我們珍惜這些魅力十足的巨型動物。在洛基山公園，上百名遊客蜂擁而至，期望在麋鹿發情期時看到一場打鬥。運氣好時，人們還可以看到一頭大角羊站在岩石上。在黃石公園，我們成功恢復了狼群在這裡的正常繁衍，並為一個世紀前捕殺它們的行為感到羞

---

<sup>9</sup> Mencius; Bryan W. Van Norden, tran., 2005, “Mengzi (Mencius),” in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2nd edition, edited by Philip J. Ivanhoe, and Bryan Van Norde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pp.115-159.

恥。曾經，能在黃石公園看到灰熊就是一種奢望，而如今，成千上萬的遊客已經能親眼看到荒野的最高象徵——狼的活動。也許，哪裡的野生動物已經絕跡才象徵著哪裡的景觀是醜的。

## （二）人造景觀的醜

建築為城市帶來繁榮，同時也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中國的空氣質量嚴重持續下降，特別是高度城市化的區域。<sup>10</sup> 在「穹頂之下」中，柴靜報導了中國的天空受到嚴重污染，孩子們幾乎從未沒見過藍天白雲，夜晚也看不到星星 (Chai, 2015)。視頻報導本由環境部門支持，但播出兩天後，該節目就被各大網站刪除。

城市建設帶來了繁榮的商業，但它從美學上是否是令人賞心悅目的？陳望衡說道：「在城市，發現具有吸引力的建築並不難，但這些建築卻因為與環境的不和諧而糟蹋了景觀」 (Chen, 2015)。

你們的城市中有多少是沒有價值的「垃圾景觀」？不幸的是，從之前到中國的體驗中我發現，所謂的垃圾景觀非常常見。在有「群山之母」之稱的維吉尼亞州西部有這樣宜居諺語：「當一個人學會撿起自己的垃圾時，他才算真正成人」。<sup>11</sup> 中國人是否會撿起自己產生的垃圾？你們的道路兩旁是優美的風景還是無用的垃圾景觀？你們的景觀有多少已經被外來入侵的雜草所醜化？

中國的森林已經被過度砍伐，在全國 14% 的森林覆蓋面積中，

---

<sup>10</sup> Chris P. Nielsen, and Mun S. Ho, eds., 2013, *Clearer Skies over China: Reconciling Air Quality, Climate, and Economic Goal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Chai Jing, 2015, "Under the Dome", Youtube, URL=<https://m.youtube.com/watch?list=PLxU79dQZwwJPkEaRljM8iJQS0L9iMopog&v=PjHyA10h4t8> (2015/04/02 瀏覽)。

<sup>11</sup> [譯按，此句原文為：“A man picks himself up when he picks up his trash”。]

只有 2% 受到完全的保護。大部分森林面臨著被替代為桉樹種植林的命運。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木材消費國，導致了國內森林被大量砍伐，同時又向國外進口木材，進而造成其他國家的森林資源被開採。中國也有大規模的植樹造林活動，但很多地方即使經過恢復卻也仍然荒蕪。森林的砍伐造成了地表徑流增加，水土持續流失，水流夾雜泥沙匯入河流，對下游河段造成影響。這種對木材的需求是否造成了這種醜的景觀？過度的放牧導致了中國土地荒漠化的速度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

中國廣袤的土地承載了約 7500 餘種野生物種繁衍生息，是除地處熱帶的國家以外生物多樣性程度最高的國家。但野生生物卻面臨著中國龐大的人口帶來的壓力。至少 840 種動物的生存收到威脅，棲息地的破壞及污染，因食材、藥材、裝飾等用途而被非法捕獵。中國擁有上千個自然保護區及各種野生生物的保護法規，但這些辦法的效果如何？大型的肉食動物變得十分罕見。也許類似當時孟子驅逐這些危險動物的行為在如今只會使中國的景觀變得更醜。如果我居住的洛基山中沒有了山獅、熊和狼，它將不再如從前那麼美麗，即使人們發現與野生動物生活在一起是十分具有挑戰的。

鶴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重要主題，鶴常作為不朽及永恆的象徵。丹頂鶴曾被中國國家林業局列為中國代表性動物的候選，就像鷹被選為美國的象徵一樣。鶴的形象常出現於中國古代的官服上，並且還通過一些細微的差異來區分官位的級別。中國人讚揚鶴在飛行中源源不斷的動力，還使用鶴的羽毛作為一種護身符。在美國有兩個種類的鶴，沙丘鶴與美洲鶴（高鳴鶴）。成千上萬的沙丘鶴遷徙飛行構成了美國西部的一個壯觀的場景，而美洲鶴則已經被列入了瀕危物種的名單。中國的三峽大壩的工程對鶴的種群數量造成了



怎樣的影響？中國擁有九個種類的鶴，且鶴的數量超過了世界總數的一半。這些鶴是否在你們自然與文化的和諧統一中自由的生長著？

## 五、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美麗中國，生態的中國？

很多人到美國的國家公園為了欣賞風景，卻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們所看到的生態系統。中國人體驗景觀的風景美或如畫性，他們是否也會從生態的科學視角欣賞景觀？當他們沿河流遊憩漫步時，他們是否會在意河中是否有魚？河水是否適合游泳、洗衣服或直接飲用？你們的規劃師及開發商是否會去瞭解什麼是生態敏感區域，如一條河水或溪流，一片沼澤，一片天然林保留區、一座城市內的山丘？城市規劃師是否會在意一些城市發展建設活動是否干擾了自然生態系統的過程？

雖然印度的人口很可能在短期內超過中國，但目前中國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你們 13 億的人口中，是否有十分之一的人具有生態意識，能感受到生態之美？美國具有生態意識的人口比例可能不算太高，而在參加選舉及擁有較高教育背景的人群中，比例將會提高許多。<sup>12</sup> 那麼在中國，環境教育是否被納入了普及教育或高等教育之中？在美國，我們所有人都將接受環境教育。<sup>13</sup>

近年來，中國被懷疑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並且有預

---

<sup>12</sup> Willett M. Kempton, James S. Boster, and Jennifer A. Hartley, 1996, *Environmental Values in American Cultur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sup>13</sup> Stephen R. Kellert, 2005, *Building for Life: Desig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Human-Nature Connectio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言稱該排放量還將持續上漲 (Nielsen and Ho, 2013)。也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能說明問題，美國在這一數值上遠遠超越了中國。美國擁有城市建設者不得不遵從的「大氣保護法案」。中國是否有此類的法律法規？三峽大壩對當地的生態系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規劃者當初是否考慮到了這些影響？據近期研究顯示，中國的沿海經濟發展過於迅速，已經造成了海岸生態系統的惡化。<sup>14</sup> 或許我們應該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人何時才開始考慮到他們身邊的環境，他們是否曾考慮過「生態系統服務」？正如陳望衡所言，環境美學必須是生態文化的 (Chen, 2015)。

## 六、環境美學與環境政策：美麗中國，拯救中國？

中國的環境美學是否希望引導出一個環境政策？在美國，環境保護的主導力量源於對自然之美的難忘的體驗。如果向美國人提問為何要保護大峽谷或大提頓，回答將會是：「因為他們的美，因為他們的宏偉」。環保意識被認為是必須具備的，個人的環保行為出自個人意願，不需要被要求。我們會開車在國內遊覽，欣賞沿途的風景，拂動的麥浪，聯想到空氣、土壤、水等人類生存所必須的元素。當我們唱「美國之美」時，我們歌頌：「碩果累累的田地後是巍峨的高山」，這裡描繪的是科羅拉多一座高山下的場景。人們應該去讚美並保護環境之美。缺少鄉村、荒野等自然之美體驗的人生將是一個潦倒的人生。

---

<sup>14</sup> Qiang He, et al., 2014,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astal Ecosystem Change in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4 (5995):1-9.

這樣的審美體驗通常被認為是高層級但非優先級的：首先工作生活，其次風景審美。因此，當與基本的發展需求相沖突時，任何的審美倫理都將結合一個更強有力的理由以免做出折衷性的讓步，希望能將發展與審美的矛盾轉化為資源與生命依託間的取捨問題。森林生態系統將二氧化碳轉化為氧氣、管控水資源、防止土壤侵蝕。如果能將生態系統健康、社會福利、資源利益及審美質量綜合考慮，同時結合審美價值及資源價值，將會構成環境保護行為最充分的理由。

奧爾多·李奧波 (Aldo Leopold) 在其土地倫理概念中將義務與倫理學相聯繫：「一切保護生物群落完整性、穩定性以及審美價值的行為都是正確的，而一些與之相反的行為則都是錯誤的。」<sup>15</sup> 李奧波將美學上升至義務，正如我們所討論的生態系統之美，美被納入了環境生物學的基本因素，而不再僅停留於景觀帶來的愉悅感。

但如果美與利益二者不能兼得呢？諸多人類的興趣所向根本不具有美學意義，並且導致了審美價值的折衷甚至消失。那麼我們將如何說明環境之美對環境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義？一個人也許不會去品味居住在大峽谷或大提頓的日常生活，但這並不意味著不需要對這類景觀的審美體驗。當人去攀登大提頓的山峰、深入到大峽谷谷底或凝視在濕地生活的鶴群時，人能感受到與自然密切的關係，感受到存在的意義。人雖不需要在荒野中生活，但卻需要對荒野的體驗。對這種體驗的需求從自我中剝離開來，成為自主的自然或者「道法自然」的自然的一部分，與自我保持相對的獨立。這種對土地的尊重與責任感深化了自我，使自我蛻變革新並產生出更深

---

<sup>15</sup> Aldo Leopold, 1968,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層次的個性。

當自然就在身邊，出現於我們的棲居環境中而不得不進行人為干預時，我們首先需要意識到欣賞自然之美是一種快樂，因此對自然的管理就顯得不再如此緊要。我們感知到腳下的土地及頭頂的藍天，這種格式塔的變化使我們意識到我們即美國的景觀。我能識別出我所居住的區域的景觀，這使我主動去關心、保護它的完整性、穩定性及它的美，並且也使我不再只關注我的工作，同時也關注我生命中那片屬於我的土地，因此也促使我主動去關注環境保護的政策。的確，我也需要一份工作，我也希望美國能夠繁榮發展。但如果在工作與自然二者間做選擇，我為什麼選擇自然？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我熱愛美國之美。如果「碩果累累的田地」後面沒有「巍峨的高山」，美國便不能昌盛。

所以，你應該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需要一份工作，但正是為了中國的蓬勃發展，我們才必須要保住中國的美。」如果經濟的繁榮是以越來越高的氣溫和灰色的天空為代價，你是否還會願意？蒙大拿州遼闊的蒼穹之美，半數以上的原因是天空，傾瀉而下的陽光，一望無際的蔚藍，千變萬化的雲彩。你願意這樣的景觀變成一個充斥著汙濁的空氣與有毒的土壤及河水，一個生物多樣性差、雜草叢生的垃圾景觀嗎？你願意用這樣的景觀換來一個無價值的景觀 (Bandscape)<sup>16</sup> 嗎？美麗中國的未來是否會因肆意發展而變得越來越醜陋？

我們最近很少慶祝，如果非要有的話，我們會慶幸僵死的美國

---

<sup>16</sup> 「無價值的景觀」：無特性的、乏味的、壞的景觀。〔譯按，此註腳原文為：“‘Bandscape’: a Bland, Boring, Bad landscape.”〕

國會最近終於在環境法案上有所行動。但如果我們回顧過去的半個世紀，國家政府一直活躍於進行一系列的環境立法行為。這些環境法案往往是關於環境質量、環境價值、景觀的美學價值、瀕危物種、生物多樣性、荒野的擔憂，或者關注土地的生產能力及多樣性，又或可持續性、子孫後代的問題等。包括自然資源在內的國家財產，無論對人類生存發展是必要的還是非必要的，都應該被單純的看作是一個商品。舉一個例子，國家環境政策法案要求任何一個大型聯邦項目必須附有一份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的詳細報告。法案大大增加了環境的管理及訴訟，也引發了很多機構對公共用地的爭論。美學價值已經構成了這些爭論及評價中的常規組成部分。

大部分此類政治制度的巨大變化並非由政府領導人發起，而是由更為基層的環保人士及民間組織牽頭。這反映了公眾對自然倫理及價值觀的一大轉變。中國是否有類似的環境保護機構？這些機構是否會將中國景觀的美學觀點運用到規劃之中？如果沒有，中國的美學家及民間組織會發表抗議嗎？

在洛基山居住生活時，我感到自己受到了特別的祝福。人類是地球上唯一懂得欣賞景觀的美學家，如果我們不去歌頌、保護這份燦爛輝煌的美，又由誰去歌頌、去保護？如果我們失去了這份美，以至於我們的子孫後代不能去歌頌它、保護它，這將是多麼遺憾。如果中國人失去了他們的美麗中國，這又將是多麼遺憾。中國人受他們悠久的歷史文化影響，一直追求和諧，追求天下大觀，追求將部分統一為一個更完美的整體。我們共同希望這將會是中國環境美學的未來。只有如此，中國才能繁榮昌盛，西方人才能從東西方的對話中汲取到東方的智慧。

## 參考文獻

- Berleant, Arnold, 2012, *Aesthetics Beyond the Arts: New and Recent Essays*, Farnham: Ashgate.
- Chai, Jing, 2015, Under the Dome, Youtube, URL=<https://m.youtube.com/watch?list=LxU79dQZwwJPkEaR1jM8iJQS0L9iMopog&v=PjHyA10h4t8> (2015/04/02 瀏覽).
- Chen, Wang-heng; Su, Feng, trans., 2015,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dited by Cipriani, Gerald, New York: Routledge.
- Confucius; Legge, James, trans., 1971, *Confucius: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 The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NY: Dover Publications.
- He, Qiang, et al., 2014,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astal Ecosystem Change in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4 (5995): 1-9.
- Kellert, Stephen R., 2005, *Building for Life: Desig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Human-Nature Connectio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Kempton, W. M., and Boster, James S., and Hartley, Jennifer A, 1996, *Environmental Values in American Cultur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Leopold, Aldo, 1968,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ncius, Bryan W. Van Norden, trans., 2005. “Mengzi (Mencius).” in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2nd edition, edited by Ivanhoe, Philip J., and Norden, Bryan Van, Indianapolis: Hackett

- Publishing Co, pp. 115-159.
- Nielsen, Chris P., and Ho, Mun S., eds., 2013, *Clearer Skies over China: Reconciling Air Quality, Climate, and Economic Goal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Tu, Wei-ming, 1998,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Chinese Visions of Nature," in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edited by Tucker, Mary Evelyn, and Berthrong, John,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10, "An 'Anthropocosmic' Perspective on Creativity,"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7305-7311.
- Tuan, Yi-fu,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 Engel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 Yu, Kong-jian, 1995, "Cultural Variations in Landscape Preference: Comparisons among Chinese Sub-groups and Western Design Expert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32: 107-126.
- Wee, Celia, 2009, "Menciu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Ethics* 31: 359-374.
- Wong, Pak-hang, 2015, "Confucian Environmental Ethics, Climate Engineering, and the 'Playing God' Argument," *Zygon* 50: 28-41.
- Yao, Xin-zhong, 2014, "An Eco-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Tianren Heyl,"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9: 570-585.